

北京大学

北大

学者谈读书

肖东发
杨承运

编



北京图书馆出版社

北大

学者谈读书

肖东发
杨承运

编



北京图书馆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北大学者谈读书/肖东发 杨承运编. - 北京:北京图书馆出版社,2000.5

ISBN 7-5013-1714-3

I.北… II.肖… III.①读书方法②治学方法 IV.G79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09178 号

书名 北大学者谈读书

著者 肖东发 杨承运 编

出版发行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(原书目文献出版社)
(100034 北京西城区文津街7号)

经销 新华书店

印刷 北京双桥咸宁侯印刷厂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

印张 7.8

字数 190(千字)

版次 2000年5月第1版 2000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3000

书号 ISBN 7-5013-1714-3/G·466

定价 12.00 元



序 言

□吴小如

本书以第一任北京大学校长严复(几道)居首,然后依每位学者出生的年代为序,直至目前作为骨干力量尚在母校任教的知名学者,共收集了五十八位作者的谈读书的文章(每人只收一篇)。其中绝大部分内容是介绍自己读书治学的心得体会的。除了具有缅怀前辈学者的纪念意义外,还可以对青年知识分子的读书求知起到启迪指导的教育作用,同时也大体认识这一百年来北大在培养人才方面的总的趋向。遗憾的是,与北大有“血缘”关系的知名人士远不止此戔戔之数,属于这一类的文章也还大有可选的余地。本书之成,由于时间仓促,实不免贻人以挂一漏万之讥。这一切只能有待于将来进行弥补了。

作为学者,一般总是从读书治学开始,逐步达到学有所成而著书立说。不仅为科研领域添砖加瓦,而且其中一部分出类拔萃者更发表了具有真知灼见、创解卓识的论著,以跻于世界学术之林。尽管他们所走的途径不同,所用的方法不同,所切入的突破口不同,所要抵达的彼岸(最终目的)更是各不相同;但总的看来,其成功的关键都离不开勤奋努力、好学深思这八个字。我们过去说每个人先天禀赋不同,今天也承认人与人智商各异。但凡是在学术方面有所成就的专家学者,并不只限于少数天才人物。有些学者看上去并无过人颖慧,而终于能以其毕生不懈的努力,结出了人所不及的丰硕的学术成果。古人说“勤能补拙”,我看只要一个



人肯勤奋努力,不惜下笨功夫,所谓“人一之,己百之”,不但能“补拙”,而且还能“益智”而“生巧”。一个聪明绝顶的人,再加上勤奋努力与好学深思,自然会成为学术上的名家巨擘。近、现代的学术界,被公认为大师的前辈学者,稍远者如王国维、鲁迅,晚近如陈寅恪、钱钟书,除了先天禀赋已非人所能及的自然条件之外,他们无不刻苦勤奋,一生在坚持着“读书破万卷”的实践功夫;否则必不能卓荦不群,成为一代宗师。盖所谓“天才”,尚无“学力”以副之,有些还未必真能超过“人一之,己百之”那种以“勤”补“拙”的“凡”人、“笨”人。当然,所谓“勤”初不限于博览与记诵,还要勤于思考,善于举一反三,触类旁通。古人说:“思之思之,思之不得,鬼神通之。”实际上使之“通”者并非“鬼神”,而是在不断思考中使智商有所提高,然后回过头来增助于自己对问题更进一步、更深一层的思考,成为良性循环,最终乃臻于彼岸。希望亲爱的读者能从本书所收的几十篇文章中有所领会,并在自己的学术实践方面得到裨益,则编选者的点滴心血就不算白费,同时也了却作为北大人的一桩心愿。

1998年3月写于北京大学中关园寓庐

目 录

- 1 吴小如： 序言
- 1 严 复： 西学门径功用
- 5 辜鸿铭： 读书人
- 7 蔡元培： 我的读书经验
- 9 鲁 迅： 读书杂谈
- 15 熊十力： 《读经示要》自序
- 19 周作人： 读书的经验
- 22 李四光： 读书与读自然书
- 24 胡 适： 读书
- 32 梁漱溟： 认真读书改造世界观
- 36 顾颉刚： 初进学问界
- 39 毛子水： 书籍与修养
- 42 冯友兰： 我的读书经验
- 46 钱 穆： 读书漫谈
- 50 林语堂： 论读书
- 58 郁达夫： 说开卷有益
- 59 傅斯年： 论学校读经
- 64 陈西滢： 再论线装书
- 69 曹靖华： 坚持自学 学无止境
- 72 朱光潜： 谈读书



- 77 宗白华：读书与自动的研究
- 80 徐志摩：致孙伏园信
- 87 朱自清：《经典常谈》序
- 90 孙福熙：读书并非为黄金
- 92 王 力：谈谈怎样读书
- 97 冰 心：忆读书
- 100 俞平伯：读书的意义
- 108 梁实秋：读书苦？读书乐？
- 111 叶公超：买书
- 114 李霁野：读书与生活
- 120 冯 至：书和读书
- 125 傅振伦：广博与专精
- 131 谢兴尧：读书有味聊忘老
- 137 商鸿逵：北平旧书肆
- 141 张岱年：《读书文萃》序
- 145 张中行：由旧书想起的
- 149 萧 乾：关于书
- 155 季羨林：我和书
- 157 侯仁之：书缘
- 161 何其芳：尽信书，不如无书

- 168 金克木：谈读书和“格式塔”
- 169 任继愈：“伪书”并不全伪
- 172 谢义炳：图书对我的教益
- 175 胡绳：两种读书人
- 177 汪曾祺：读廉价书
- 184 吴小如：漫谈我的所谓“做学问”和写文章
- 189 程毅中：编书、读书、写书的种种关系
- 198 陈丹晨：书虫
- 196 金开诚：回顾往昔谈读书
- 202 褚斌杰：读书厄言
- 208 胡经之：开卷有益乐无穷
- 211 裘锡圭：阅读古籍要重视考古资料
- 220 袁行霈：书趣
- 228 刘绍棠：断章取“艺”
- 226 钱理群：真的书
- 228 叶永烈：日坐书城
- 231 陈建功：情痴不关风与月
- 235 曹文轩：闲话读书
- 241 陈平原：读书，读什么书？



西学门径功用

□ 严 复

昔英人赫胥黎著书名《化中人位论》，大意谓：人与猕猴为同类，而人所以能为人者，在能言语。盖能言而后能积智，能积智者，前代阅历，传之后来，继长增高，风气日上，故由初民而野蛮，由野蛮而开化也。此即教学二事之起点。当未有文字时，只用口传。故中文旧训以十口相传为“古”，而各国最古之书，多系韵语，以其易于传记也。孔子言：“言之无文，行之不远。”有文无文，亦谓其成章可传诵否耳。究之语言文字之事，皆根心而生，杨雄言：“言，心声也；书，心画也。”最为谛当。英儒培根亦云：“世间无物为大，人为大；人中心无物为大，心为大。”故生人之事，以炼心积智为第一要义。炼心精、积智多者为学者。否则常民与野蛮而已。顾知炼心矣，心有二用：一属于情，一属于理。情如诗词之类，最显者中国之《离骚》。理，凡载道谈理之文皆是。然而理，又分两门：有记事者，有析理者。而究之记事之文，亦用此以为求理之资，所谓由博反约、博文约礼皆此意也。

大抵学以穷理，常分三际。一曰考订，聚列同类事物而各著其实。二曰贯通，类异观同，道通为一。考订或谓之观察，或谓之演验。观察演验，二者皆考订之事而异名者。盖即物穷理，有非人力所能变换者，如日星之行，风俗代变之类；有可以人力驾御移易者，如炉火树畜之类是也。考订既详，乃会通之以求其所以然之理，于是

大法公例生焉。此大《易》所谓圣人有以见天下之会通以行其典礼，此之典礼，即西人之大法公例也。中西古学，其中穷理之家，其事或善或否，大致仅此两层。故所得之大法公例，往往多误，于是近世格致家乃救之以第三层，谓之试验。试验愈周，理愈靠实矣，此其大要也。

吾人为学穷理，志求登峰造极，第一要知读无字之书。培根言：“凡其事其物为两间之所有者，其理即为学者之所宜穷。所以无大小，无贵贱，无秽净，知穷其理，皆资妙道。”此佛所谓墙壁瓦砾，皆说无上乘法也。赫胥黎言：“能观物观心者，读大地原本书；徒向书册记载中求者，为读第二手书矣。”读第二手书者，不独因人作计，终当后人；且人心见解不同，常常有误，而我信之，从而误矣，此格物家所最忌者。而政治道德家，因不自用心而为古人所蒙，经颠倒拂乱而后悟者，不知凡几。诸公若问中西二学之不同，即此而是。又若问西人后出新理，何以如此之多，亦即此而是也。而于格物穷理之用，其涂术不过二端。一曰内导；一曰外导。此二者不是学人所独用，乃人人自有生之初所同用者，用之，而后智识日辟者也。内导者，合异事而观其同，而得其公例。粗而言之，今有一小儿，不知火之烫人也，今日见烛，手触之而烂；明日又见炉，足践之而又烂；至于第三次，无论何地，见此炎炎而光，烘烘而热者，即知其能伤人而不敢触。且苟欲伤人，且举以触之。此用内导之最浅者，其所得公例，便是火能烫人一语。其所以举火伤物者，即是外导术。盖外导术，于意中皆有一例。次一案，二一断，火能烫人是例，吾所持者是火是案，故必烫人是断。合例、案、断三者，于名学中成一联珠，及以伤人而人果伤，则试验印证之事矣。故曰印证愈多，理愈坚确也。名学析之至细如此，然人日用之而不知。须知格致所用之术，质而言之，不过如此。特其事尤精，因有推究精微之用，如化学、力学，如天、地、人、动、植诸学多内导。至于名、数诸学，则多外导。学至外导，则可据已然已知以推未然未知者，此民智最深时也。

诸公在此考求学问，须知学问之事，其用皆二：一专门之用；一公家之用。何谓专门之用？如算学则以核数，三角则以测量，化学则以制造，电学则以电工，植物学则以栽种之类，此其用已大矣。然而虽大而未大也，公家之用最大。公家之用者，举以炼心制事是也。故为学之道，第一步则须为玄学。玄者愚也，谓其不落遥际，理该众事者也。玄学一名、二数，自九章至微积，方维皆丽焉。人不事玄学，则无由审必然之理，而拟于无所可拟。然其事过于洁净精微，故专事此学，则心德偏而智不完，于是，则继之以玄著学，有所附矣，而不囿于方隅。玄著学，一力，力即气也。水、火、音、光、电磁诸学，皆力之变也。二质，质学即化学也。力质学明，然后知因果之相待。无无因之果，无无果之因，一也；因同则果同，果钜则因钜，二也。而一切谬悠如风水、星命、机祥之说，举不足以惑之矣。然玄著学明因果矣，而多近果近因，如汽动则机行，气轻则风至是也，而无悠久繁变之事，而心德之能，犹未备也，故必受之以著学。著学者用前数者之公理大例而用之，以考专门之物者也。如天学，如地学，如人学，如动植物之学。非天学无以真知宇之大，非地学无以真知宙之长。二学者精，其人心犹病卑狭鄙陋者，盖亦罕矣！至于人学，其蕃变犹明，而于人事至近。夫如是，其于学庶几备矣。然而尚未尽也，必事生理之学，其统名曰拜欧劳介，而分之则体用学、官骸学是也。又必事心理之学，生、心二理明，而后终之以群学。群学之目，如政治，如刑名，如理财，如史学，皆治事者所当有事者也。凡此云云，皆炼心之事。至如农学、兵学、御舟、机器、医药、矿务，则专门之至溢者，随有遭遇而为之可耳。夫惟人心最贵，故有志之士，所以治之者不可不详。而人道始于一身，次于一家，终于一国。故最要莫急于奉生，教育子孙次之。而人生有群，又必知所以保国善群之事，学而至此，殆庶几矣。诸君子力富而志卓，有心力者任自为之，仆略识涂径，聊为老马之导，非曰能之也。



严复(1854—1921),福建侯官人。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,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代表人物之一。曾任京师大学堂总监、京师大学堂编译局总办。1912年京师大学堂更名北京大学后首任校长。是第一位系统地将西方社会学、政治学、政治经济学、哲学和自然科学知识介绍到中国的先进学者。其著作编入《侯官严氏丛刻》、《严几道诗文抄》,代表性译著有《天演论》、《原富》、《法意》、《社会通论》、《群学肄言》。

读书人

□ 辜鸿铭

袁简斋《原士论》曰：“士少则天下治，何也？天下先有农工商，后有士。农登谷，工制器，商通有无，此三民者养士者也。所谓士者，不能养三民，兼不能自养也。然则士何事？曰，尚志。志之所存，及物甚缓，而其果志在仁义与否，又不比谷也、器也、货之有无也，可考而知也。然则何以重士？曰，此三民者，非公卿大夫不治，公卿大夫非士莫为，惟其将为公卿大夫以治此三民也，则一人可以治千万人，而士不可少，亦不可多。舜有五臣，武王有乱臣十人，岂多乎哉！士既少，故教之易成，禄之易厚，而用之亦易当也。今则不然，才仅任农工商者为士矣，或且不堪农工商者亦为士矣，既为士，则皆四体不勤，五谷不分，而妄冀公卿大夫，冀而得，居之不疑；冀而不得，转生嫉妒，造诽谤，而怨之上不我知，上之人见其然也，又以为天下本无士，而视士愈轻，士乃益困。嗟乎！天下非无士也，似士非士者杂之，而有士如无士也。”余谓今日中国不患读书人之不多，而患无真读书人耳。乃近日上下皆倡多开学堂，普及教育，为救时之策，但不知将来何以处如此其多之四体不勤五谷不分、而妄冀为公卿大夫之人耶？且人人欲施教育，而无人肯求学问，势必至将来遍中国皆是教育之员，而无一有学问之人，何堪设想！

辜鸿铭(1857—1928)，福建厦门人。早年留学英国，游历欧洲，



精通多国文字。曾为张之洞幕僚，任清朝外务部左丞。辛亥革命后在北京大学任教授。尊崇孔子学说，将《论语》、《中庸》等译成英文。著有《春秋大义》、《读易草堂文集》。



我的读书经验

□蔡元培

我自十余岁起，就开始读书，读到现在，将满六十年了，中间除大病或其他特别原因外，几乎没有一日不读点书的，然而我也没有什么成就，这是读书不得法的缘故。我把不得法的概略写出来，可以为前车之鉴。

我的不得法第一是不能专心。我初读书的时候，读的都是旧书，不外乎考据词章两类。我的嗜好，在考据方面，是偏于诂训及哲理的，对于典章名物，是不大耐烦的；在词章上，是偏于散文的，对于骈文及诗词，是不大热心的。然而以一物不知为耻，种种都读，并且算学书也读，医学书也读，都没有读通。所以我曾经想编一部说文声系义证，又想编一本公羊春秋大义，都没有成书，所为文辞，不但骈文诗词，没有一首可存的，就是散文也太平凡了。到了四十岁以后我始学德文，后来又学法文，我都没有好好儿做那记生字练文法的苦工，而就是生吞活剥看书，所以至今不能写一篇合格的文章，做一回短期的演说。在德国进大学听讲以后，哲学史、文学史、文明史、心理学、美学、美术史、民族学统统去听，那时候这几类的参考书，也就乱读起来了。后来虽勉自收缩，以美学与美术史为主，辅以民族学，然而他类的书终不能割爱，所以想译一本美学，想编一部比较的民族学，也都没有成书。

我的不得法，第二是不能动笔。我的读书，本来抱一种利己主

义，就是书里面的短处，我不大去搜寻它，我正注意于我所认为有用的或可爱的材料。这本来不算坏，但是我的坏处，就是我虽读的时候注意于这几点，但往往为速读起见，无暇把这几点滴抄出来，或在书上做一点特别的记号，若是有时候想起来，除了德文书检目特详，尚易检寻外，其他的书，几乎不容易寻到了。我国现虽有人编“索引”、“引得”等等，专门的辞典也逐渐增加，寻检自然较易，但各人有各自的注意点，普通的检目，断不能如自己记别的方便。我尝见胡适之先生有一个时期，出门时常常携一两本线装书，在舟车上或其他忙里偷闲时翻阅，见到有用的材料，就折角或以铅笔作记号。我想他回家后或者尚有摘抄的手续。我记得有一部笔记，说王渔洋读书时，遇有新隽的典故或词句，就用纸条抄出，贴在书斋壁上，时时览读，熟了就揭去，换上新得的，所以他记得很多。这虽是文学上的把戏，但科学上何尝不可以仿作呢？我因从来懒得动笔，所以没有成就。

我的读书的短处，我已经经验了许多的不方便，特地写出来，望读者鉴于我的短处，第一能专心，第二能动笔，这一定有许多成效。

蔡元培(1868—1940)，浙江绍兴人。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、文学评论家、民主革命家。早年宣传民主思想，鼓动革命，倡导教育。曾组织光复会、中国教育会，创办侨农小学、爱国女校、爱国学社及《苏报》、《警钟》等报刊，推动留法勤工俭学，提倡学术研究。1912年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，1916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，1927年任南京政府大学学院院长(教育部长)，后任中央研究院院长。主要著述有《哲学大纲》、《伦理学原理》、《石头记索隐》、《蔡元培言行录》等。

读书杂谈

□ 鲁 迅

因为知用中学的先生们希望我来演讲一回，所以今天到这里和诸君相见。不过我没有什么东西可讲。忽而想到学校是读书的所在，就随便谈谈读书。是我个人的意见，姑且供诸君参考，其实也算不得什么演讲。

说到读书，似乎是很明白的事，只要拿书来读就是了，但是并不这样简单。至少，就有两种：一是职业的读书，一是嗜好的读书。所谓职业的读书者，譬如学生因为升学，教员因为要讲功课，不翻翻书，就有些危险的就是。我想在坐的诸君之中一定有些这样的经验，有的不喜欢算学，有的不喜欢博物，然而不得不学，否则，不能毕业，不能升学，对将来的生计便有妨碍了。我自己也这样，因为做教员，有时即非看不喜欢看的书不可，要不这样，怕不久便会于饭碗有妨。我们习惯了，一说起读书，就觉得是高尚的事情，其实这样的读书，和木匠的磨斧头，裁缝的理针线并没有什么分别，并不见得高尚，有时还很苦痛，很可怜。你爱做的事，偏不给你做，你不爱做的，倒非做不可。这是由于职业和嗜好不能合一而来的。倘能够大家去做爱做的事，而仍然各有饭吃，那是多么幸福。但现在的社会还做不到，所以读书的人们的最大部分，大概是勉勉强强的，带着苦痛的为职业的读书。

现在再讲嗜好的读书罢。那是出于自愿，全不勉强，离开了利